

《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编
学习参考材料

一九七三年七月

《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编解说

目 录

《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编解说

总的说明	1
一、对象和方法	2
二、暴力论	10
三、暴力论(续)	16
四、暴力论(续完)	21
五、价值论	27
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34
七、资本和剩余价值	37
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	45
九、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53
十、《批判史》论述	60

《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编注释

一、对象和方法	77
二、暴力论	89
三、暴力论(续)	93

四、暴力论（续完）	96
五、价值论	101
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105
七、资本和剩余价值	108
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	112
九、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115
十、《批判史》论述	119

总 的 说 明

在第一编，恩格斯彻底批判了杜林在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划清了哲学上两条路线的界限。

在这一编，恩格斯进一步批判杜林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暴力论为基础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观点，粉碎了杜林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诬蔑和攻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制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埋葬帝、修、反，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强大理论武器。因此，认真学习这一编，对于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抵制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动谬论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增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一编共十章，可概括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第二至四章，暴力论；第五至九章，关于价值、资本与剩余价值、地租的理论；第十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史。现逐章简介如下：

一、对象和方法

在这一章中，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论述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关系；区分了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并对狭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科学分析；批判了杜林在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问题上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全章共三十五个自然段。一至九段，主要是从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十至三十五段，主要是揭露和批判杜林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根本错误，并在批判中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基本观点。因此，这一章是政治经济学编的一个总纲和指导思想，是学习第二编的重点。

第一至九段，恩格斯从正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与方法的基本原理。

第一段，恩格斯首先为政治经济学下了一个经典式定义。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接着指出了生产和交换的辩证关系：生产决定交换，交换对生产又有反作用，两者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是“**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但两者又是“**两种不同的职能**”，“**都有一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以上定义说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即

生产关系，而不是研究生产的技术方面，后者是属于技术科学研究的对象。

第二段，恩格斯根据以上定义，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因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本身决定了它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要认识每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规律，因此“**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否认一般规律的存在，不过认为只有在研究了各个具体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规律之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如在每一个社会形态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规律，在一切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以及社会再生产的规律等等。可见，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本身也就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这就是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方法。

第三至五段，恩格斯为了进一步阐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科学地论证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关系问题，把分配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在第三段中，恩格斯论证了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决定产品的分配方式。并用原始公社、大农业和小农业、地方行会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历史事实来加以说明。其中着重

强调决定产品分配方式的主要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

第四段，恩格斯指出，要从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来考察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因为**“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而在阶级差别出现后，又出现了国家，于是统治阶级利用这个政治暴力来维持其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以反对被统治阶级。因此，我们必须从经济基础即社会生产关系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来研究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

在第五段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了分配对生产和交换的反作用。指出**“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但是，当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分配方式确立以后，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它又会由适应变为不适应，以致同生产方式发生尖锐的冲突。恩格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例，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

第六段，恩格斯从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关系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恩格斯指出：当一种生产方式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总是满意的情绪占支配地位，也就是说矛盾还未显露；当广大群众对分配方式表示抗议的时候，则表明决定该分配方式的生产方式已经腐朽了。但是，如果这种抗议只是诉诸所谓道德和永恒正义，这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因为**“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因此，恩格斯指

出：“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这就是说，我们应当从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辩证关系中，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分配上的严重对立，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要瓦解，从而论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律。

第七、八、九三段，主要是说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狭义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在第七段中，恩格斯把分配加进来补充了前面对政治经济学所下的定义，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

但是，正如恩格斯在第八段中指出的：“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止，“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例如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虽然主要是解剖资本主义经济的，但是许多地方谈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也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因此可以说是一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当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不是按

照人类历史发展的顺序来进行研究的，我们对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经济形态还应当系统地进行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待今后的实践和总结，因此，恩格斯说“**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为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作了大量工作，列宁、斯大林又作了进一步发展，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广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基本上创立起来了。

在第九段，恩格斯指出了狭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及其优点和缺点，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在这里恩格斯着重指出了三点：（1）、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在十七世纪末已经萌芽，但它“**实质上是十八世纪的产儿**”，是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加以正面阐述的。这是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的科学分析。（2）、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这是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评价。（3）、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彻底性的阶级根源和认识根源。指出：“**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这就是说，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从唯心史观和人性论的观点出发，来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因而只能产生狭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且必然带有不彻底性。

从恩格斯以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的分析和评价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经济学是具有高度阶级性和党性

的科学。这是确定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根本出发点。

这一章的后半部分，即从十至三十五段，恩格斯着重揭露和批判了杜林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根本错误。指出杜林是以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从抽象的两个人的逻辑图式中，发现了不平等现象是由暴力决定的，把暴力这个“法宝”，作为他的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具体地说，恩格斯揭露和批判了杜林以下的错误：

第十至十五段，恩格斯首先指出，杜林在政治经济学中所采用的方法，同他在哲学中采用的方法一样，都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并对杜林的所谓经济学体系作了一个总概括和总揭露，指出这一切都是我们早已熟悉的把戏，没有什么新东西。总之，杜林把他的经济学体系吹嘘为“已被完成的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的自然规律”，这就否定了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否定了经济学规律是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也就否定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党性。

第十六、十七段，恩格斯揭露杜林把暴力看成是第一性，经济是第二性的谬论。杜林认为奴隶制和雇佣奴隶制都纯粹是政治性质的东西，是暴力的结果；他还认为政治暴力是一种政治框框，“经济的自然规律”只有在这种政治框框里才能起作用。恩格斯针对杜林用这种唯心史观的暴力论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企图，尖锐地指出：“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引起剥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才是他（按：指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基础，这种关系是通过纯经济的途径而绝不是通过暴力的途径产生的。”

第十八至二十段，主要揭露和批判杜林在生产、交换和

分配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的错误。指出杜林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是：（一）把生产和交换混为一谈，胡说什么“交换或流通只是生产的一个项目”；（二）否认生产对分配的决定作用，把分配说成是同生产毫不相干的、完全处于局外的第二个过程。恩格斯深刻地指出，生产和流通虽然是相互制约的，但又是本质上不同的过程，“分配就其决定性的特点而言，总是某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这个社会的历史前提的必然结果，而且，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些关系和前提，我们就可以确实地推断这个社会中的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恩格斯还指出，杜林之所以要宣扬上述的错误观点，是为了坚持他在道德、法和历史的观点方面所“确立的”原则，并把他的两个男人偷运进经济学中来。

第二十一至三十四段，恩格斯揭露和批判了杜林把两个男人偷运进经济学的恶劣手法和暴力决定分配的谬论。恩格斯指出，杜林把在道德和法中用过的两个男人偷运进经济学，出版了“他的同一故事的最新版本”。这个最新版本的主要内容是：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出发，首先在思想上建立起他的思维模式，然后把这一模式强加于社会，并推演出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规律。杜林认为，生产不是社会的生产，而是单个人的生产，因此，为了研究生产的规律，只要对鲁滨逊一个人的行为进行逻辑分析就够了；要研究分配的规律，则要用二元论对两个人进行逻辑分析，“可以设想两个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行动，也可以设想以完全压服一方的办法把力量合在一起”，而在杜林看来，分配的不平等是由暴力决定的。恩格斯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来批判杜林的暴力决定分配的谬论，强调指出：“超出

维持劳动者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无偿劳动，这就是要点。”也就是说，分配的不平等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决定的，而决不是什么暴力的结果。恩格斯还指出，杜林之所以回避“维持劳动者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无偿劳动”这个要点，用他那两个男人来建立他的经济学基础，是因为：第一，他省得费力去说明历史上各种分配形式的差别和原因，只是简单地宣布它们都是由暴力决定的就行了；第二，他这样就可以把全部分配理论从经济学领域搬到道德和法的领域中，从确定的物质事实的领域搬到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意见和感觉的领域中。然后宣布用他的所谓“道德”和“正义”的空话来进行分配就行了。恩格斯最后尖锐指出：“所以无论如何，在考察财富的分配时，我们最好还是遵循现实的客观的经济规律，而不要遵循杜林先生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一时的、易变的主观想象。”恩格斯这段话，不仅是对杜林的有力批判，而且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最后一段是本章的总结，主要证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不是基于杜林胡说的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而是基于可以感触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冲突的物质事实。

杜林认为，产品分配的不平等是由暴力决定的，这种分配方式是不正义的，而且正义总有一天要胜利。恩格斯指出，如果我们把改变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信心建立在杜林上述的说教上，“那我们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了”。可见，杜林关于暴力决定分配的谬论，其实质是把生产和分配割裂开来，宣扬社会变革不应当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妄

图达到永远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目的。

恩格斯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不是基于什么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矛盾这一物质事实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

“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而杜林闭口不谈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这个根本问题，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贩卖分配决定论的黑货，这是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特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宣扬的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民富国强”，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这种谬论的变种。因此，恩格斯对十九世纪的骗子杜林的批判，对我们今天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具有现实意义。

二、暴力论

杜林的暴力论，是他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核心，是他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依据。杜林宣扬什么政治暴力是第一性的东西，经济关系是第二性的东西，他用这样的反动观点去解释私有制、阶级的起源等经济问题。杜林还以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过去的一切历史，从而任意地捏造和曲解历史。杜林还把暴力看成是绝对的恶事，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妄图达到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

度的目的。

恩格斯在二、三、四章中，根据大量的历史材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彻底揭露了杜林反动暴力论的实质，精辟地阐述了经济和政治，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阐述了私有制、阶级、雇佣劳动、资产阶级的产生，以及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最后被无产阶级消灭的原理；最后，阐述了革命暴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当前，我们学习恩格斯所阐述的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和提高路线斗争觉悟，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在第二章中，批判了杜林的所谓政治、暴力是基础，经济是第二等的东西的谬论，指出经济是目的，暴力是手段，并通过对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雇佣劳动的产生和资产阶级发展史，充分论述了这个原理。

第一至三段，恩格斯摘引出了杜林的反动论点。杜林的基本论点是：“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作用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第二等的事实。”“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寻找”。

第四段，恩格斯指出：杜林上述的论点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杜林全部的论点都是建立在鲁滨逊奴役星期五的那个虚构的故事上，好象只要他一经宣布鲁滨逊手持利剑奴役了星期五，他的暴力论就算完成了。在这里杜林还狂妄地宣称，如果谁不同意他的所谓经济现象决定于暴力的论点，谁就是隐蔽的反动派。

第五段，杜林还把他的这些反动观点吹嘘为“独特”的

东西，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独特的东西，而是一种陈腐的观点。这种陈腐的观点曾支配着已往的整个历史观。在很多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历史学者的笔下，社会发展史被描绘成帝王将相的历史，而对历史的创造者——劳动人民群众，却很少记载。这种陈腐的观点为一八一四至一八三〇年的法国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奥·梯叶里等人所动摇，而杜林对这一历史事实毫无所知。

第六段，恩格斯退一步，承认杜林所说的历史上所存在的人对人奴役的现象。但是为什么要奴役呢？杜林则极力回避。其实，鲁滨逊奴役星期五，只不过是要星期五为他做工。这里要有个前提，就是星期五在劳动中所生产出的生活资料，多于鲁滨逊所给予他的用以维持劳动力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一点，鲁滨逊才去让星期五做工，才去奴役星期五。

第七段，从以上的说明中，我们看到，只有星期五能给鲁滨逊带来经济利益时，鲁滨逊才去奴役星期五。因此，不是暴力决定经济，而恰恰相反，暴力只不过是达到经济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经济是基础的东西，是第一性的东西，暴力仅仅是手段。在这里，杜林本想用鲁滨逊奴役星期五来论述他的反动暴力论，结果，却否定了他的观点。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统治和奴役的关系也都是如此。资产阶级国家通过暴力向劳动人民横征暴敛，苛以沉重的捐税，资产阶级还通过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以便从无产阶级身上榨取到更多的剩余价值。

第八段，鲁滨逊要奴役星期五，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从社会上讲，绝不是任何人都能使用奴隶服役，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

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要有这些东西，社会生产就要达到一定阶段，而且已经出现分配上的不平等。如果整个社会是一种奴役的社会，那末这个社会的生产、贸易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财产有了相当的积聚和集中。

杜林只是说了一句大话，但是他对奴役别人，特别是一个奴役关系的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物质经济条件，却一字不提。

恩格斯以大量的历史材料，说明了奴役关系和大量使用奴隶，都必须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的。

总之，奴隶制的产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不是什么暴力的产物。恩格斯在第九、十段中指出：杜林把奴隶制，甚至把现代的所有制叫做基于暴力的所有制，“那末，**他就把全部关系弄颠倒了**”。

第十一至十四段，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阐述了私有财产的产生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产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

第十一、十二段，恩格斯指出，要奴役别人，要使用奴隶的劳动，奴役者事前就要掌握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就是说，事前，早已有私有财产的存在了。接着恩格斯历史地说明了私有财产产生的过程。

在原始公社的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从而也就造成了一些人占有剩余产品的可能性。最初，一些人占有了公社的剩余产品，这就是历史上私有财产的萌芽。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增多，又使最初带有偶然性的公社之间的产品交换，而发展为经常的商品交换的形式。这种经济